

“洋高考”:选择以及选择的条件(1)

◆ 李伟

高考之外,中国父母和孩子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上国际班、申请国外大学或者直接去国外读中学。选择意味着机会也带来苦恼。无论能力还是观念,他们必须适应一个新的体系。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22期

好运气

今年17岁的媛元,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亚历山大麦肯锡中学读11年级。这是她在加拿大的第二年。两年前初中毕业后,她便来到了多伦多。对媛元来说,加拿大的学习并不轻松,甚至比国内压力还要大很多。平时成绩占到总成绩的80%权重,而期末考试只占20%。“所以每一天,每一次考试都非常重要。”媛元说。日常考试的形式也非常多样,有随堂测验、单元测验,还有课堂演讲、表演,以及项目考核。所以她必须每天都打起精神,每次考试都全力以赴。

媛元从来没有在国内的公立学校内上过一天课。她3岁上私立双语幼儿园,进入私立小学便开始住校,初中在北京的一所私立中学完成。初二暑假,她参加了一次英国游学团。这20天的旅行改变了她的人生路径。她去了剑桥大学,被安排在当地一户居民家中住宿,有剑桥的老师给她们上课,她发现每一节课都像一次大派对,虽然不一定都听得懂,但气氛非常好。她还参观了很多地

方,包括莎士比亚故居,自己坐公交车,迷路的时候遇到热心人带路。

“我原来打算国内读完高中后再出国,但经历了游学团后,我就不再等了。我想更早地出去,我对外面的世界更感兴趣。”媛元说。回国后,媛元还要再坐40分钟的公交车去补习学校上课,直到晚7点结束。这类学校一般被称作“私校”,有为中国学生开设的中文课程,其学分也被承认。一般情况下,中学毕业需要30个学分,中国留学生由于出来的时间较晚,语言障碍也较大,所以他们在“私校”凑学分。不需要去私校上课的日子,媛元也会到市图书馆自习。

加拿大中学,学习有充分的自由性。学校里有40多门课可以选择,除了数学、英语等必修课外,还有一些以兴趣、职业为内容的课程,甚至包括烹饪、育儿等。媛元选了有学分的三门主课,数学、英语和会计。学会计是为了以后大学读金融做准备。前一年她还选择了一门美容美发和化妆的课程,今年选了吉他课,并且提前选修了12年级的体育课,主要内容是运动康复和营养学。

在加拿大两年,语言依旧是她面临的一道障碍。上课和笔记都没有问题了,但更深层次的沟通却依旧困难。“有时候老师讲课,突然哄堂大笑,我还木呆呆地坐在那里,完

全不知道笑点是什么。”媛元说,这也阻碍了她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交友圈子。“我们没有班级的概念,每门课都没有固定的同学,到中午大家就各自吃饭去了。和当地同学我不知道聊什么,他们看的电视和漫画我都没看过。”而她新结识的朋友也主要是来自亚洲的孩子。

千里之外,19岁的孟根屹也面临着语言的挑战。2012年9月,他从深圳的一所国际中学毕业后,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生物专业。“最大的压力来自用英语写长篇大论的专业文章,尤其是生理学 and 细胞学,每次作业都要求学生把掌握的知识用逻辑严密的语言表达出来。”孟根屹说。别人一份作业写了三页,他才写了一页多。他看一页书,同学已经看了四五页。“我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这让在国内一路凯歌的孟根屹有了强烈的挫折感。在进入剑桥前,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成为前20%的优秀学生,这样可以获得校方的奖励,直接减免部分学费。他甚至希望拿到足够的奖学金,支持他读完硕士和博士。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付出更多。他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开始上课。由于学校食堂不提供早餐,所以每天早上要自己做一个三明治。配料可以直接在商店里买到,他会买烟熏三文鱼、新鲜生菠菜和全麦面包,再配上羊奶或者牛奶。

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孟根屹都有2个小时100多人的大课。上完大课后是实验课,经常要到十七、十八点钟才结束。没有实验课的时候,就要到图书馆看书。“老师讲课会涉

及很多知识点,要覆盖到这些知识,就必须自己去找书看了。”孟根屹说。中午午餐的时间很短,15~20分钟的时间完成。他要赶在前面去食堂吃饭,如果去晚了就要排队,一旦排队学习时间就不够用了。19点左右晚餐结束后,他要立即完成当天的作业,一般要到晚上23点后才能伸个懒腰,放松一下。孟根屹的母亲胡萍是一名儿童教育专家。

对小孟而言,作为剑桥里的fresh-man(新鲜人),国外教育的新鲜感足以冲淡他的疲劳。孟根屹所在的耶稣学院有十几个生物系的学生。他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只有两三名学生。每周他们都要上4次小课。每次小课是一位任课教师指导这两三名学生,回答疑问、讨论学术。学生有充分的时间提问,老师也可以深入了解每一名学生的状况。“如此细腻的教学,在我们国内的大学恐怕很难做到。”

小孟的梦想是做一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化合出新的物质”。他喜欢和同学们聚在一起讨论各种奇思妙想的发明,这时候便不存在语言沟通的困难,“因为科学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媛元的父亲大部,两年前陪女儿一起来到加拿大,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现在他后悔没有出来得更早一些。“我觉得上完小学就应该出来读书了,初中三年被浪费了。我曾经问女儿,初中有什么收获?她想了很久后回答我:交了个好朋友吧。”大部说。

媛元家在河北省石家庄。她的外公是一位著名的中医,来找他看病的人太多,后来就开了一家

私立医院,由子女们经营。外公的医术高明,医院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每年春节在医院吃饺子的病人就有二三千人。

幼儿园,大部选择了附近的一家私立双语幼儿园,有外教老师带着读英语。该上小学时,心仪的学校太远,他们又选择了附近的一家私立小学,每年学费五六千元。小学毕业,上本市的重点中学很难,况且还有几年后高考所牵涉的学籍问题,大部就想彻底放弃国内高考这条路。正好有亲戚在北京的一所私立中学读中加班,学习国际课程,高中毕业后可申请加拿大的大学。于是他就带女儿进入了这所私立中学,明确了以后出国读大学的方向。每年的学费2万多元,在私立学校中并不高。

大部也从石家庄搬到了北京,在望京买了房子,开了一家中医按摩院。对于媛元的未来并没有成龙成凤的目标。“我在医院看到很多生病的孩子,他们连病房都出不去。父母只希望他们能健康地活着。所以对于女儿,我只想她能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感受新鲜的世界。我没有要她考过多少分,但就是不许作弊。”大部说。

初二参加游学团后,女儿主动向家里提出,高中就想出去读。这获得了父亲的支持。对于家庭而言,钱不是问题。他也有足够的时间。医院的事情交给妻子和亲戚,大部随后陪女儿出国读书。在多伦多多的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又花了59万加元在郊区买了一栋独立屋,车库可以停3辆车,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做健身房。媛元的学费每年折合人民币约10万元。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捷



25.最喜欢光顾市场拐角的花店

香港有许多属于邓丽君的回忆,也是许多歌迷寻访邓丽君的足迹时必循之地,他们会到邓丽君生前爱吃的天香楼去点几样她常吃的蟹黄鱼翅、清炒虾仁、韭黄拌面、烟熏黄鱼或东坡肉。天香楼的老板及掌厨大师傅对这位美食鉴赏家都非常怀念,他们诉说着她每次宴客都在天香楼举行,一来就到厨房和大家握手、问好,没有半点明星架子。有时人还没有到香港,订位的电话就已经抢来了,下了飞机直奔天香楼,很令他们感动,这样长时间的老主顾现在几乎没有,邓丽君的这份长久捧场的情分,以及对人的和善、慷慨,让他们多年来一直感激在心。除了天香楼之外,鹿鸣春、上海素菜功德林都是她常去的地方,喜欢的原因不外乎食材新鲜、好吃,地方清静、干净,菜色精致、卫生,气氛和排场倒在其次,因为气氛她自己可以当场营造掌握,排场则无须豪华,轻松自在,才是她最喜欢的用餐哲学。

另外,在华润百货二楼设专柜的高师傅,也是各地歌迷必定造访的人物,十五年来,邓丽君登台表演的旗袍、凤仙装、中式礼服都在高师傅这儿定做,不但自己做,还给邓妈妈也做,而且一次同款式、同颜色的都做两件。这是她买东西的习惯,对于喜欢的皮包、配件、装饰或皮鞋,她都是买三四件,据说是可以放在她世界各地不同的家,要穿的时候就不怕没有,而皮件、饰品则是一件拿出来穿用,一件当做收藏,这是她的小怪癖之一。至今,她赤柱的家中还挂满了一柜子粉红、桃红、紫红的中国衣衫,柔滑的丝绸优质触感、精致的绣工与合度剪裁、更有求幸运桃花的殷殷寄情,等待着女主人温暖的挑选,温暖的体温,然而,再也没有恋衣惜裳的人可以穿上它,秀出中国古典美女的风华了。

最让歌迷流连忘返的就是在2000年5月才开放的赤柱故居。赤柱是香港南端的一个小城市,由于拥有美丽的欧陆风情海湾,渐渐成为游客非常喜欢的度假胜地,汇合了中

西文化特色,小酒吧、西餐厅、各国的料理小店、夜市和工艺品街都能吸引游踪。邓丽君最喜欢光顾的是市场拐角的花店,有时她会买一些玫瑰,偶尔买些海芋或玛格丽特小菊回家

插花,完全看她的心情而定。其次就是有各式各样水果的漂亮摊位,她有很长一阵子几乎天天吃素,水果也成了主食,卖水果的小贩最喜欢和她攀谈,他们觉得她很美、很亲切,是完全没有架子的大家闺秀。

沿着山势的高低起伏而建筑的传统市场和店铺林立,展示着中外服饰和工艺品,品种之多几乎涵盖了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和尼泊尔等地的工艺品和银饰、衣饰,琳琅满目,而且价钱并不太贵。闲暇时候,邓丽君喜欢沿着佳美道散步,经过赤柱小学运动场的转角,踏上斜坡小径,寻访赤柱市集的异国情调,赤柱新街的屈臣氏、赤柱村道的惠康超级市场和汇丰银行都是她常逛的地方,当地的街坊店主几乎都记得这位美丽女子。

邓丽君爱逛赤柱的观光大街可能是她选择在此定居的一大诱因,她也挺爱吃这里的牛肉面和猪脚面,有时自己出去逛逛,还会带一包回来给明姊当宵夜。史蒂芬住在赤柱的时候,他们也曾三人一起逛夜市或四处拍照,邓丽君总是顽皮地吩咐明姊:“如果在路上碰到熟人,你就说他是你的男朋友喔!”好在,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过,不然高高瘦瘦的史蒂芬和娇小玲珑的明姊是怎么看都不搭配的,根本骗不了人。

赤柱正港有洁白的沙滩和一望无际的海岸,远方朦胧的地平线几乎与天际交融,游客喜欢在这儿享受阳光与海滩,邓丽君也常在这里游泳。史蒂芬到赤柱之后,海滩成为他帮邓丽君取景拍照最多的地方,史蒂芬担任摄影师,明姊就负责打灯光板。他们两人在黄昏时分漫步于沙滩的足印,已被时光的潮水冲刷得干干净净,那并肩欣赏落霞的侧影,也被日日落去的太阳蒸融得无影无踪。

“旧游无处不堪寻,无寻处,唯有少年心。”如今失落的何止是少年心,还有那清丽温婉的倚楼人,赤柱一片伤心碧,走到海滩的人,面对海风撩起的故人痛,很难不感慨万端,不潸然泪下。

21.仰面倒在地上

两人走进附近一家酒楼。生意还不错,店里十来张桌子一半有客。全金拣了一张左手靠窗的,点了菜和啤酒。边吃边聊。全金说:“这钱由银行汇到我卡上就行了,干吗劳神让你送?”匡正压低声音,关切地说:“网上正对你通缉,风声比较紧,辛总怕不安全,所以让我专程送。”“辛总想得真周到。”

匡正看出全金貌似粗人,但心里细致,警惕性很高。这时饭店客人愈来愈多。其中就有不久前在医院门口焦急等人的姑娘和在水果摊上讨价还价买水果、穿红色条纹T恤衫的胖子。那姑娘和一个小伙坐在里面一张桌上,胖子则在门边找了一个位子,貌似看菜单但视线不时往他们那边。尽管看上去与店里顾客没有任何区别,但匡正相信他有感觉,机警的全金一定也有所感觉。

匡正心里说不出的不安和紧张。就在这时,全金腾地跳起来,右手拔出手枪,左胳膊勒住他脖子,将他从椅子上提了起来。他力气那么大,勒得又紧,匡正几乎喘不过气来。“你……你干什么?”匡正问道。“你是什么人?”全金凶狠责问。旁边桌上的食客一看这架势,有的吓得愣住,有的慌忙躲避。店堂里立时乱了套。那对男女青年和穿T恤衫的胖子也亮相现形,掏出手枪。全金勒住匡正,将他拖到身后角落,背靠墙壁。端枪的警察——那对男女和胖子企图逼近。

兵!全金向上开一枪。仓皇的食客,有的奔向大门,有的抱头匍匐在地上。

“你们别过来,别过来。”匡正呼喊,制止企图趋前的警察。双方僵持住。

“你是警察?”全金问。“是的。”“谁派你来的?”“辛总。”

“他?”全金惊愕。“他怎会?”“你知道他的原则,不留活口,你杀了欣跃和暴眼。”“他?”兵!一颗子弹从匡正裤袋里射出来射中全金。

“啊!”全金喊一声,同时将枪对准匡正脑袋,扣动扳机。轻响一声,哑火。全金失望地“唉”一声,松开匡正,高大的身躯,像一截砍倒的树,倒了下去。

“真他妈准呀!”匡正想起辛运说的三颗子弹,不由心里感叹,若这一枪不是哑火他完了。他俯身看倒地的杀手。就在这时,全金忽然像一道闪电,从地上飞速挺身一跃而起,将一把匕首插进匡正胸膛。

“啊!”刑侦队长裂帛似的惨叫一声,仰面倒在地上。

水波被推进土坑,本能地奋力挣扎,好在欣跃由于心慌匆忙,她埋得不深。水波挣扎着爬出土坑。夜色如墨,十分恐惧,她摸到口袋里的手机,立即给母亲拨打电话。

听到女儿的声音,李素琴喜出望外,迅即找习文,习文驾车,两人将水波救出来。李素琴抱着女儿,生怕被人抢走似的,催促习文:“快走,咱们回家。”习文说:“你们那儿怕是不能去了。”水波也觉着不能回去。习文说:“我家没人,先去躲避。”

“太可怕了。”水波心有余悸,“看来龙阳是不能呆了。”李素琴也认为得赶快离开。去哪儿呢?习文说:“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谁?”水波问。“龙阳日报记者陆天浩。”

一听到陆天浩的名字,水波不由火冒三丈:“这个坏蛋!记得吗?我被绑送到你们精神病院的第一天,他就迫不及待在《龙阳日报》头版头条发报道,给我戴上精神病帽子。”习文说:“记得。”“他和他们是一伙的。”习文摇头:“不,不是一伙。”“凭什么?”水波诘问。习文说:“我找过陆天浩,他中了他们的套。”“中套?”“那天在波特曼咖啡厅你被辛运手下绑送到精神病院的同时,陆天浩也被警方带走。匡正告诉他有个女人告他强奸。匡正让他选择,是进拘留所还是写篇报道。当时他有嘴也说不清,无奈屈服。”习文说:“他痛恨自己的软弱,并表示要用行动来赎罪,尽自己所能帮助你。”“怎么帮?”“他说这事在龙阳没出路了,他有个同学在北京一家报纸当记者。”

杀手全金和刑警队长匡正双双毙命,听到这消息辛运兴奋得合不拢嘴。这正是他希望和追求的结果。用刑警队长匡正灭掉全金,这看似冒险,但确是一着好棋。

印度洋的承诺

张士敏

